

G61441

史記二具書及其使用法

文
史
工
具
書
及
其
使
用
法

文史工具书及其使用法

朱一清编写

中华书局

1979年·北京

内部发行

文史工具书及其使用法

朱一清编写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外文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5印张·96千字

1979年3月第1版 197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2,000册

统一书号：17018·82 定价：0.41元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怎样查找马列、毛主席著作中 有关问题的指示和论述	(7)
第二章 怎样查找字音、字义和词义	(20)
第三章 怎样查找语句和典故的出处	(42)
第四章 怎样查找历史人物及其生平	(57)
第五章 怎样查找历代典章制度	(69)
第六章 怎样查找历史年代和查考古今地名	(80)
第七章 怎样从书目、索引、笔记中搜集资料	(93)
第八章 怎样掌握工具书的检字法	(114)
附录: 文史工具书选目	(125)

前 言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521 页）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也明确指出：“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革命导师的话，深刻地阐明了学习革命理论、学习历史知识和科学文化对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重要性。今天在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的国家已经基本上克服了“四人帮”造成的混乱，走上了天下大治的轨道。为了实现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规定的新时期的总任务，为了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必须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掀起全民的学马列、学科学、学文化的热潮。在学习过程中，我们经常遇到文字、语言和历史资料等方面的困难，要及时解决这些困难，就必须学会使用工具书。

所谓工具书，就是把有关某一问题或某一部门的知识资料，按一定的编排方法汇集在一起，专供人们查阅，以解决某些具体问题的一种特定类型的图书。学会了使用工具书，就能迅速地找到我们所需要的参考资料，解决学习和工作中

遇到的疑难问题。例如，你想知道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有哪些论述，查一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主题索引》和《列宁全集主题索引》就可得到解决；你如碰到一些较冷僻的生字、生词，不会读音，不知其意，只要翻一翻《新华字典》、《中华大字典》和《辞源》、《辞海》即能迅速得到解答；你要了解某个历史人物的生平、籍贯以及生卒年月，查阅《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和《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即可求得答案；你要研究某个朝代的经济史料（如田赋、人口等）或地震资料，翻阅《十通索引》即可在《十通》里找到所需的资料；你要查找某句古典诗文的出处，就可翻检《佩文韵府》、《骈字类编》和《十三经索引》；你想知道某个时期全国学术界的动态，开展哪些问题的讨论，有哪些不同的意见，有哪些研究成果，翻一翻《全国主要报刊资料索引》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就可得到线索；你要查找关于鲁迅的研究资料，就可查《鲁迅研究资料编目》和有关鲁迅研究资料索引；你要了解我国在清乾隆以前有多少书，这些书的内容是什么，就可查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由此可见，学会使用工具书是很有用处的。根据我们的体会，可以概括为四句话：“指引读书门径，解决疑难问题，提供参考资料，节省时间精力。”从而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培养我们的独立工作能力，开拓我们的知识领域，有助于社会主义科教文化事业的发展。

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很重视工具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还亲自动手编写工具书。马克思、恩格斯就曾为《新美利坚百科全书》撰写了八十条军事词语的解释；列宁也曾亲

自写了《马克思主义参考书目》，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的重要舆论工具之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也非常重视工具书的编纂和出版工作，1957年9月17日毛主席曾亲自给辞海编辑部指示，要修订好《辞海》。敬爱的周总理亲自抓了《新华字典》的修订工作。建国二十多年来，我们不仅重印了许多旧的工具书，而且编纂、翻译了不少新的工具书。一九七五年，国家出版局在广州召开了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制订了长远规划，向国务院写了报告，准备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编印出版一大批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新型工具书。敬爱的周总理在重病中还及时审批了这一报告。今后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定将有更多更好的工具书问世。

无论什么工具书，都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

目前，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所编成的具有较高思想性、科学性的新型工具书还不很多，还不够用，还不能满足广大工农兵的迫切需要。因此，本书除重点介绍上述新型工具书外，还有选择地介绍了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各种有参考价值的旧工具书。为了正确使用这些工具书，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学会批判地使用旧工具书。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各种旧工具书，总要反映编纂者的思想观点和政治态度的。如产生在封建社会的某些工具书，不能不歌颂帝王将相、宣扬孔孟之道、丑化劳动人民、攻击农民起义。又由于历史条件和科学水平的局限，解释错误、引文疏漏、出处不确、体例不当、翻检不便的情况随处可见。对此，我们只有遵循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批判继承的原则，“剔除其封建

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绝不能对旧工具书的材料不加分析鉴别地生吞活剥，照搬照用。

二、要熟悉工具书的类别和用途。工具书的种类很多，就文字说，有中文、外文之分，就内容说，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别，各有各的用处。因此，我们首先要了解每种工具书有什么样的用处，它是提供什么资料的，从而做到碰到什么问题，就能查阅什么工具书，不致在工具书面前望洋兴叹，不知所措。为了帮助初学者克服这方面的困难，本书根据读者在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按七个方面进行介绍：（1）怎样查找马列、毛主席著作中有关问题的指示和论述；（2）怎样查找字音、字义和词义；（3）怎样查找语句和典故的出处；（4）怎样查找历史人物及其生平；（5）怎样查找历代典章制度；（6）怎样查找历史年代和查考古今地名；（7）怎样从书目、索引、笔记中搜集资料。这七个方面，只是简略地介绍工具书的类别及其用途，此外，还专章介绍了各种检字法。有些工具书是综合性的，它有多种用途，按上述七个方面是概括不了的；而且各种工具书各有长处和短处，因此在使用时必须互相参照，取长补短。使用工具书之前，还必须做好三项准备工作：首先要看它的序（或前言）、出版年月和编者，这样可对它的编纂经过，使用范围和资料收集的起止点，有一个大致的认识，同时可了解编者的意图以及资料的可靠程度。其次，要细读它的凡例，因凡例就是一般使用法，不掌握凡例就去翻查，往往欲速不达，事倍功半。再次，看看书后有无补遗、勘误、附录之类，往往有的问题在正编内查不到，却在补遗里能查到；例如《中国人名大辞典》书后附有《异名表》，如果人名在正编里查不到，

有可能在《异名表》里查到。做好了上述准备，既能弥补上述按问题介绍工具书用途的不足，又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我们建议读者在一般情况下，遇到问题时，首先到最常用的《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源》、《辞海》里去找，就能解决了。如还解决不了，再查找其他有关工具书，以免走弯路。

三、不能迷信工具书。不管哪一种工具书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发展而来的，它还不够完备，因为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各种新生事物在不断涌现，它不可能都及时地吸收进去；同时任何工具书都不可能包罗万象，因为在资料方面总要有所取舍，再加上编纂者思想、业务水平的限制，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查找的东西，往往在工具书里没有，或者虽然有，有的也不符合我们今天的需要，有的也只能提供一般情况和线索，帮助我们思考，还需要我们进一步自行研究解决。因此，我们不能迷信工具书，而且在使用工具书时，有条件的，最好多用几种加以比较，或者进一步核对所引资料的原文，以避免错误。

这本介绍文史工具书基本常识的小册子，是供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学习马列著作和文史知识参考使用的。它着重辅助读者学会使用字典、词典、书目、索引、年表、政书、类书等常用工具书。同时附录《文史工具书选目》，供有关专业工作者参考。

本书是在安徽大学中文系党总支领导下编写的。74级同学张子才、操昭晨等参加编写了部分章节初稿。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参阅了有关专著，并得到一些大专院校和图书馆专

业人员的大力协助,又有各地不少读者来信,提供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谨在此一并致谢!由于水平所限,缺点错误难免,请读者批评指正。

朱 一 清

一九七八年春节于合肥

第一章

怎样查找马列、毛主席著作中有 关问题的指示和论述

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是指导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宝贵文献，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指针。我们平时研究问题，经常要学习、研究和引用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和论述，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根据。学习、研究和引用革命导师的有关指示和论述是很严肃的事，不仅要求我们一个字、一个标点都不能疏忽，而且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尤其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修正主义者往往采取断章取义、阉割灵魂、折衷调和、偷换概念等卑鄙伎俩来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搞实用主义，贩卖其修正主义私货。大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林彪就曾公开说他有一条秘诀：“讲马义(马克思主义)就要断章取义”；王张江姚“四人帮”更是极尽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能事，以售其奸。因此我们必须严肃认真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的原著，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提高我们的思想理论水平。革命导师的经典著作卷帙浩繁，要想在这浩瀚的马列主义文库

中迅速、准确地找到有关论述,非得依靠工具书不可。关于这方面的工具书主要有:主题索引、篇目索引及各种专题辑录和汇编。现分别介绍如下:

主题索引是把革命导师关于各种问题的论述加以综合分类,将它们的出处汇集在一起的工具书。它能帮助我们系统、全面地学习革命导师对某一问题的论述,也能作为我们查找有关论述中某些具体段落的出处的得力工具。

例如叛徒考茨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小册子里,胡说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在一次通信中偶然用过的一个“词儿”,“可惜马克思没有更详细地指出他是怎样了解这个专政的”。其实不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主题索引》就引证了马、恩著作中对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论述达三十三处之多。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主题索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编辑,一九五八年人民大学出版。“索引”是按关键词的首字笔划顺序排列的,同一笔划中又按丶(点)、一(横)、丨(竖)、丿(撇)的顺序细分。各大题下还有小题,互相有关联性与包孕性的内在联系。我们要找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这关键词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無”字十二划(此书多用繁体字),首笔是丿(撇),按笔划顺序在十二划的丿(撇)部中可找到“無”字在四百零八页。在以“無”字起首的十几个大题中其一是“无产阶级专政”。在此大题下列有出处:

“中文本:1·1号 2,21—22,26—27,28—30……”这里的“1·1号”是书名代号。索引前面有“马克思恩格斯主题索引书名编号表”。查该表知“1·1号”的书名是《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本)第一卷。“1·1号”后面的阿拉伯数字“2,

21—22, 26—27, 28—30, ……”是该书的页码。按索引提供的书名页码, 我们就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共三十三条(并非全部, 因为索引引注的中文本仅限于一九五八年以前的马恩著作中译本, 那时马恩全集尚未出齐)。可见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马克思的一贯思想, 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按照这一大题下的“1·2号452”去找《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本)第2卷第452页, 就能看到马克思的这段论述: “我所作出的新东西就在于证明下列几点: (一) 阶级的存在仅仅是跟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 (二) 阶级斗争必然要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 (三) 这个专政本身不过是进到消灭任何阶级和进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 致约·卫登麦尔, 1852年3月5日, 伦敦) 新版本译文是: “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 (1) 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2) 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3) 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由此可见, 原来号称能背诵马克思著作中每一句话的“理论家”考茨基之所以抹煞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 其险恶目的就是要阉割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搞修正主义的无耻勾当。

按照上述方法, 我们也可以查找马克思、恩格斯的某条指示和有关论述。例如我们要写文章论述社会主义时期的性质、特点时, 要引用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论述, 就可以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关键词, 在索引的414页找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大题, 下面还有

小题:

“——无产阶级专政是过渡时期的国家形式 中文本:
1·2号31”

“1·2号31”即《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本)第2卷第31页。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横着一个从前者进到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合的也有一个政治过渡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则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哥达纲领批判》新版本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这样,我们就能很快找到写文章的理论根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主题索引》的条目,以大题为纲,小题为目,大题下有一系列小题,必要的小题下还有细题,都围绕着大题做注解;另外还有互见题做旁证,参见题做参照,显示了主题体系的联系性与完整性。在使用时我们还得注意以下几点:索引中引注的全集的卷次页码是俄文版全集的,与现在的中文版卷次相同而页码相异;索引中引注的当时已有的马恩著作中译本的译文较旧,不妥之处甚多,使用时需与最新版本对照,以最新版本译文为准;索引中的关键词条目大都用繁体字。

假如我们手边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主题索引》,也可利用其它的索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第20卷、第23卷、第24卷、第26卷卷末都附有“名目索引”,按关键词首字

音序对本卷的内容做了引注。在 39 卷卷末附有全集 27—39 卷“名目索引”，对这十三卷中的内容亦以音序为顺做了引注，条目后的黑体阿拉伯数字表示卷次，其余的数字表示页码，卷次与页码之间以“，”（逗号）分开，各卷之间又以“；”（分号）隔开。例如：“经济和政治——30, 273; 31, 404—405; 32, 171—172, 569, 662; ……”，这里逗号前的“30”、“31”、“32”……分别表示第 30 卷、31 卷、32 卷；逗号后的“273、404—405……”表示各卷页码；用分号以示各卷之异。此外还有《〈资本论〉索引》（日本长谷部文雄、鬼塚安雄编，陈可焜译，一九五八年三联书店出版）对《资本论》的一、二、三卷做了统一的引注，条目以关键词首字笔划顺序排列，可为查找《资本论》一、二、三卷中内容时所用。同时，人民出版社 1976 年出版的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业表》，它以编年的形式记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实践和创作活动，并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索引”、“人名索引”和“期刊索引”。从马、恩的创作活动中，亦可帮助我们查找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

要查找列宁的有关指示和论述可以用《列宁全集索引》（1—35 卷，上册，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一九六三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该索引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主题索引》用法差不多，都是以关键词为条目的。不同的是《列宁全集索引》各条目是以关键词首字的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的；同一音的汉字按汉字四声次序排列；同音同声的则按汉字笔划排列，笔划少的在前，多的在后。卷末还附有以汉字笔划顺序排列的“关键词条目索引”，与音序索引对

照使用，给不懂或不熟悉汉语拼音的同志提供了查找的方便。《列宁全集索引》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主题索引》一样，既能辅助学习革命导师对某一方面的论述，也可用来查找某一文句的出处。

例如我们在声讨“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表示要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保卫党中央，保卫我党的英明领袖华主席时，如想引用列宁的有关论述，只记得其中大意是：保卫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那末原文怎样才能找得到呢？这时我们去查找《列宁全集索引》就可很快得到答案。

第一步是确定所找内容的关键词，按引文内容试定其关键词为“领袖”。按“领”字音序“lǐng”可以在286页中查到“领袖——工人阶级的”条目；不会查音序的则可先查笔划检字表。在该书末“关键词首字索引”中找到十一划的“领”字，按后面注的“31”在“关键词条目索引”的31页找到“领袖——工人阶级的”条目，后面注有286，即此条在索引286页中。我们运用上述办法之一在286页找到该条，就可以看到下列数字：“……25:251……32:505——506……”。这里“:”（冒号）前的“25”“32”分别为卷次，即《列宁全集》25和32卷；“:”后的数字“251”“505—506”等是各卷中的页码。按其中的“25:251”在《列宁全集》第25卷第251页的《政治讹诈》一文里，我们可以看到列宁的这段论述：“我们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保卫自己党的工作能力，保卫党的领袖”。

《列宁全集索引》引注的内容丰富、完整，条目细致清晰，使用很方便。如索引中关于帝国主义的大题就有二十多条，

有对帝国主义全面分析的，也有对各帝国主义国家分别论述的；仅首条“帝国主义”中就有三十一小题，对帝国主义的性质、特征、产生、发展、衰亡等有关论述做了全面、详细、科学的引注。所以，只要我们把关键词判断准确，就能很快地在《列宁全集索引》中找到列宁的有关论述。

此外，还有一本《列宁全集索引》（初稿），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编译，一九五六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与上一本索引不同。此“初稿本”索引中引注的全集本的卷次页码是俄三版和俄四版的，以及一九五四年底以前已有的列宁著作中译本篇名页码，在使用上不如上一本索引方便。但是“初稿本”中有《列宁全集编号目录索引》和《列宁全集字顺目录索引》，也可用来查找有关论述。

有关毛主席著作的主题索引工具书有《毛泽东选集索引》（1—4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索引》、《毛泽东选集主题索引》，现简要介绍如下：

《毛泽东选集索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资料室一九六一年编印。该书分为中共党史、党的建设、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附录等六个部分。每一部分中列若干大题，大题下又分小题，按内容的主次及一般到特殊、时间的先后等顺序排列的。使用法与上两本索引不同，而对我们查找毛主席的有关论述却很方便。

如列宁号召我们“保卫党的领袖”，毛主席关于这个问题又是如何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列主义，有哪些论述呢？可供使用的工具书就是《毛泽东选集索引》。

使用该书时，同样首先要考虑到引文内容属于哪一部分